

那一剎，是老大

老 惘

：稱指的聲同口異都長學個每，點一了除
缺缺質氣，看好不都得長予孩女的理工學
……話的類之

那時，剛是老大，成功嶺才下來不久，連新生訓練都沒開始，我已按捺不住離開家庭自由生活之興奮，帶著所有想像得到的行李，以及對大學生活之憧憬，提早了三天住進了宿舍。熱心的學長一個又一個的來拜訪，或在斗室中高談闊論，屁得我暈頭轉向；或引導參觀實驗室、計算機中心、新校區、看得我目不暇給，目瞪口呆

呆。而請吃飯者有之、請吃冰者有之、請吃宵夜者有之，熱情洋溢，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心中思潮亦隨之起伏。歡喜讚嘆之餘，不但不後悔12年寒窗苦讀，想到這麼美的學校、這麼多珍貴之儀器、這麼多可以學習的東西、甚至舞會、郊遊、異性這些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物竟然如今輪到我了！胸臆中不禁飽脹充滿，眼前似乎

是一片光明——除了一點，每個學長（當然，學姊例外）都異口同聲的指稱（各位學姊學妹，對不起，不過我想他們不是在說妳）學理工的女孩子長得都不好看，氣質缺缺……之類的话。學長們都這麼說了，還會錯嗎？我想。

她比我遲兩天到校，那時在「松風谷」和學長、同學一起吃宵夜。滿桌的喧嘩被學長們突然的靜默打斷了，順著他們的



這一夜轉輾反側使她得

那一刻之姿容深印腦海

法魔滅而成永恆。

眼光望過去，就看到她了。當然，我相信世界上有漂亮的女孩子，但我一向不以爲在交大看得到，尤其在聽學長的那一番話後，對女生更已放棄了最後一絲希望時。但事實上我已遇上了。我已無法，或者說不願意移開我的目光了。當靜默被耳語取代而耳語被拉椅子喊湯喝菜的聲取代之後，我仍一直看著她。而由於她坐在我的斜對面，我由瞪而改爲瞄罷了。隨之心中立刻閃過一個念頭：但願她不是學姊、至少不要差太多年。（如果是學姊，學長怎可用那些字眼來形容她？！心下真有點不忿）隱約中從耳語聲中得知不是學姊是同學（謝天謝地！）也沒心情吃了，只專心的打量著她：她身材高挑，頭髮極長，全部攏到後面去了，露出毫無擋架的前額，眼睛不算大，但和那張小巧精緻的臉龐上配得卻再好不過了。臉孔的線條柔和，頭略低微著，但眼睛卻抬起來不住向周遭打量。當觸到我眼光那一剎那，我心陡的一熱，胸懷深處响起一個被壓抑想都不敢想的聲音：要親近她、親近她……而瞬間，她的眼光又移開了。接著，她那薄薄的，微翹的唇又給我重重的一擊，那嘴角帶著多少的傲意！這樣的女子，該是怎樣的男子才能有幸和其爲伴呢？不禁患得患失起來。

這一夜的輾轉反側使得她那一刻之姿容深印腦海無法磨滅而成永恆。

開學後我親近之心並不稍減。人同此心同此理，在女生常坐的幾個位置附近

總有不少同學搶先埋伏，以爭取幾個獻殷勤的機會。這也難怪，自懂事以來就不知異性是什麼的一群血氣方剛的男生，稍微積極點也不算反常。我自己何嘗不想，只是那群猴急之輩在班上聲譽素來不佳，我又何必同流合污？而且，如果她不喜歡我而喜歡那群……，這麼沒眼光的女人豈值我要呢？！

日子漸久，許多默默進行之輩一一顯露原形。這世上千奇百怪無所不有，這件事上便可見一端了：有人逐日記載其衣著、髮形、鞋子等。有人一上課便瞄著她畫起素描，畫稿塞滿抽屜。有人更費盡心力從定製制服之服裝公司打聽其三圍（不負衆望，三圍果然標準。）如我這般默默觀察待機而動者更是不知凡幾。既然同好日衆，聚而庇之之時話題便自然而然的繞著班上女生轉。於是多項非正式統計，小道消息等也就應運而生了。比方曰「爭奇鬥艷榜」評定依大胆、大方、開放、新潮由衆男生票選。比方曰「老師垂青榜」由專人記載男性老師向各女生發問之多寡而成。最重要的排行榜當然是「受歡迎榜」，只是不知什麼原因，或者是衆男生「男兒女兒」，心中喜歡口邊卻不肯承認；或者是策略運用，表示自己不屑一爭；或者她的人緣確是不佳，在這項排名榜，她占了第四位，而班上也只有四個女生。比數依稀還記得是9：9：5：3。投票極爲秘密，我錯過時間，未能躬逢其盛，否則

她或者還多一票，雖亦無法挽回頹勢，但不能爲自己心中所喜歡之人盡點力，終是有憾焉。

我想，最重要一個造成她排名落後之原因，當然還在她，她自己。她走路高視闊步，看起來好似故做眼高於頂狀，眼光常透著你的身體而過，好像沒看到你這人一樣。當然女生應該有的矜持更坐實了她目中無人、自高自大自傲之罪名，再加上那群……一一鍛羽而歸，輿論頓成一面倒的姿態。此情此景卻不由令我心中暗喜，所等待之時機就在眼前了。

但還是慢了一步。趙請她「單獨」一起吃宵夜一事終於一夜之間傳遍交大。更令人心沮的是他們不只吃宵夜，吃完了他們還一起在校園中逛了一圈趙才送她回女舍。在這以前她的應酬倒是不少，各年級學長、同學、社團每天總有一堆人等著請客。而「單獨」！「單獨」和一個人，尤其是一個男生出去卻是破天荒第一次。趙這下打草驚蛇實是不智之舉，天下有志之士紛紛興起「趙何人也？予何人也」之志，讓這種鳥人搶了先著，豈非面目無光？於是風起雲湧，或擺八卦陣、或擺鴻門宴，人人爭先，個個向前。

在這英豪並起，群雄逐鹿之中，我也和她有一次長談之機會，那天下午之國文課，我和國文老師意見頗有不合，心情不佳。坐校車時正巧她就坐在我旁邊，竟對我的意見表示同情和支持，不得不令我心

那時候，是老大

我終於明白特洛伊大戰為什麼會爆發了
是在實力魅的人女，了發爆會
。屆弗達無

花怒放，也就順理成章的一起吃晚餐並多交換些意見。這天過得真有點飄飄然，尤其和她一起緩步路上，望著兩旁行人投過來驚羨交集之目光，連我的肚臍也露出了微笑。晚上倒也不致興奮得過火，立刻擬下了「隆中對策」，決定在群雄之中另創一格，不以逐鹿之姿態出現。而期之於多年之後……。對策既決，每天總能和她相處一陣，說一會話，也夜夜都能帶著微笑入夢。直到那天，我笑不出來為止。

那天，新生杯籃球賽結束後，女生拉著啦啦隊和球員一起去吃冰慶功。我打得全身大汗，汗光濛濛之中抬眼一望，她正和鄭一起緩步前行，唧唧噥噥的、比手劃腳的，不知說些什麼。鄭，竟然是鄭，他也來插上一腳！如果說在班上有誰是令我自愧不如的，那就是鄭了。他外形絕佳那倒也沒什麼，偏又是能言善道，長就一身的運動細胞。尤其最令我自嘆不如的是他那種可怕的適應力，好像丟到那裏都能活，而且都能活得很好似的。可以感覺出，他就是那種抓住目標全力以赴，不達目的絕不終止的人。有他插在內，情況就太棘手了。更慘的是，假如她真的喜歡上他，那我已不能以她沒有眼光來自我安慰了，頂多只能說她的眼光沒有我期望的那樣好。你說，到這種地步我怎麼還笑得出來？不過群雄中眼光灼灼之輩並非只我一人，鄭在眾人窮追猛打之下終於宣稱他「不是那個意思」。大丈夫一言，快馬一鞭，既

去一腹心大患，如何不笑逐言開。何況，天下英雄唯使君與區區在下耳。

我天性疏懶，又值期中考考完，身心俱疲之際，一大早那裏爬得起來？奮鬥了好久終於還是頹然倒回床上，一覺醒來只得及上第三堂課，當然，升旗免不了被記一次缺席了。匆匆到校，迎面而來是剛

，我終於明白特洛伊大戰為什麼會爆發了，女人的魅力實在是無遠弗屆。如果電工因此對我班上宣戰，並且真的打過來，我是一點也不會驚訝的。或者是宣傳後的反效果吧，我看到她時倒不覺值得如此激動，不過還是不錯的，頭上双挽髻，髻後又



下課計B的小D，看到我立刻興奮的跑過來搖著我的手，口中嘖嘖作響，胡言亂語。搞了半天終於弄清楚，原來是她的髮形改變了，變得非常有看頭，非看不可。好不容易擺脫了他，再上二樓，電工的陳呆又飛奔而來面告此項奇聞，並曰「升旗時已全校皆知了」看到他們這麼激動的樣子

垂下兩條辮子下來，襯托出整個面龐洋溢著青春、稚氣，以及一種難以言宣的，非常古典的古典美。以後她又改變了幾次髮式，也都造成不小轟動，但仍以這次最為精采，看著她，想那特洛伊的海倫，真不知是何等的絕色，值得讓數萬戰士奮戰十

就，時冊註起一她陪鄭是看一我當
是不該的鄭姓這。妙太不在實得覺

吧「者作工下地」個

數年而不悔，神思飄渺間渾不知一堂課之既了。

此後到寒假，一直沒什麼特別的事出現。偶而和她聊聊天然後興奮一陣，此外便是聽聽一些有關她的流言。其實不過是請她吃宵夜、看電影之類的，又是誰對她有意思啦，又是那個女生和她不合啦，左右就是這些沒什麼新鮮的。初次聽到她和班上其他女同學亦不太處得來，心下不免微微一怔，繼而一想，不遭人忌是庸才，像她這樣的女生處於一大堆醋桶之中又有什麼好事會發生了？

一年嬌二年俏，看來她在這方面（我當然是指感情了）一時也不會有所決定，從群眾中那首先表明態度的兩人鼻青臉腫的遭遇便可見一斑了。這樣當然是最好，大家耗著，比拼勁也比長力，自然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聽她自己告訴我，她已辦好出國觀光手續，寒假和家人一起去日本逛一圈。我正愁著寒假不知該用何種方式和她接觸，一聽此事，不由得心中暗喜，這樣也好，眼不見為淨。何況我住在高雄，而她偏在台北，再怎麼樣總嫌鞭長莫及，要是讓台北那群小子來個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也就大大的不妙了。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時光如白駒過隙，匆匆的一個寒假又過了，又是新學期、新氣象。不過，當我一看是鄭陪她一起註冊時，我就覺得這新氣象實在是不太好。這姓鄭的該不是個「地下工作者」吧？

管他的，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還是以不變應萬變，繼續執行我的「隆中對策」吧，只是眼睛更要放亮點，也就是了。

這學期被拱出來當班代，而「一下」已值想玩、敢玩、也會玩的時候，活動一多，一忙起來，耳目多少有點失靈。漸漸的和她見面時只打打招呼便匆匆而過，好久沒和她聊天了，越來越少聽到她的事。雖然如此但我卻毫無警覺，一方面是因為她在我心中之份量一點也沒減少，平常上課也看得到，也不覺得接觸機會少了。另一方面，不管如何絢爛，終歸也是要趨於平淡的。由絢爛而平淡，新聞自然也就會少了些，又何足怪？

事情發生的那一夜，我正和鄭一塊兒計畫「端草縱走」的細節，反覆討論到10:00 PM，筋疲力盡，聲嘶氣竭之餘，總算有個定案了。身為班代又有求於人，難得有人樂於拔刀相助，共赴班難，掏掏腰包請請客是分所當為。於是便一行數人浩浩盪盪的開到校外的小吃店，摩拳擦掌的等待據桌大嚼了。說巧也真是巧，她正好也來到了這店裏，我們眼睛一亮後正待向前打招呼，後面卻轉來一個男生，帶領她到另外一張桌子面對面的坐定了。這不由令我十分沒趣，悶悶的低頭苦吃，過一會才發覺原來談笑風聲的鄭竟也悶聲不响而且眼睛（和我一樣）不住的望她那邊瞧。待我問了一句「那男生是誰啊？」他才悶悶的說出話來。啊哈，原來不過是她學長，學長

請學妹客天經地義，我從沒聽她提起過她的這位學長，大概在她心中也不太有份量吧。心下釋然後，吃起宵夜倍覺香甜。他們遲來卻先走，大概是要趕回女舍之故吧。鄭見她走了，追了上去囁囁咕咕的講了幾句話，然後才又回來，臉上卻是一副悻悻然的樣子，我也沒問他們一起談了些什麼，反正問了他也是不會說的。

過了二天，她竟然沒出現在課堂上，男生翹課是有點司空見慣，女孩子目標就太明顯了，除非有重大理由，否則總是不敢輕易缺席。問其他的女生，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身為班代，一想，這實在是有點不對勁，於是發動同學，宿舍、K館，全校可以找的地方都找過了，該問的人也問過了，卻沒有人知道她的下落。每隔一小時下課便立刻跑去打電話到她家中，也一直沒人接，要不是教官按下了，還差點就報警呢。終於，下午3:00確定她已回家了，總算鬆了一口氣，平安無事，毫髮無損就好，如果是讓壞人綁了或出了什麼意外的，那才真是不可想像呢。但消息也不算太好，對我而言簡直是壞透了——她不願意和交大的「任何人」接觸，打算退學重考啦。

我一聽到這消息，心下那有不急的，她一走不就等於荊州、益州一起失去了嗎？還談什麼「隆中對策」？而左思右想又弄不明白好好的怎麼一聲不响，說走就走？看樣子好像是誰得罪了她，只怪我最近

和信封23了到收中天一在她說據
交到回她請恭致一，話電的通30

。大

少和她接觸，連一點徵兆都瞧不出來。東問西問的，也沒有人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問到鄭時，鄭則是故做事不關己狀，一言不發，只當聽說她要重考時，嗤了一聲「就憑她？」一副瞧不起人的樣子，聽了讓人頗不舒服的。

當天晚上趕忙寫了封限時信給她，一方面說之以理，交大這麼好的學校不唸，還有那個學校比交大好呢？不管她碰到了什麼問題，總能有辦法解決的，離開、逃避畢竟是下策。一方面也動之以情：半年多來師友和洽，其樂融融，就算物換星移，局勢有變，但我對她之情是永遠不變的……

據說她在一天中收到了23封信和超過30通的電話，一致恭請她回到交大。我想要是我也鬧個彆扭，虛晃一招說不念交大要回家了，會來促駕之人恐怕是絕無僅有吧？到頭來還是得自己乖乖的、模模的回校。（在交大女生和男是總是不同的）。

信寄了之後，長夜依然漫漫，心中慌亂之情並不稍減耳畔鼻息如雷，心中焦躁如火，只盼明日她會再回到課堂上來。

這第二天是令人失望的一天。「好在」昨夜一夜失眠，課堂上幾個瞌睡打下來倒也並不難捱，而局勢依然沒變，群雄依然是寫信的寫信，打電話的打電話，而她的情況也是沒變，不來就是不來，電話不接就是不接。而我也沒變，依然心如火焚、坐立難安，苦苦的捱著漫漫失眠夜。天快亮時我於是下定決心等待不是辦法，坐

而等，不如起而行，下課後該跑一趟台北了。心中計議已定，終於緩緩入睡。

這一天上課時雖不再瞌睡，但腦中東想西想的直盤算如何去？見到她後又該如何開口？如果她堅不見面又該如何？腦子直轉，心中依然七上八下十分忐忑不安，又擔心見不到她，又害怕見到了說不動她

這一趟台北遠征畢竟沒白費力氣，雖然沒見到她，但和她的母親卻談了許久，也更清楚她除了學校外之另一面。她的母親溫柔慈祥，看起來比她更平易近人，而且深明大義，保證會送她回校，親耳聽到這消息我就安心多了。



，甚至擔心我會緊張過度而胡言亂語把事情弄得更糟。尤其我完全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真是不知從何說起！

下午，我略微透露北伐之意，老于立刻秘密的和我接頭，於是一同踏上征途。有個老台北同行，人多勢眾，心下也比較踏實點。

過了一個禮拜天，她才回到學校來，大家就當沒發生過事一樣，照樣一同上課、一同吃飯、一起相處。只是，不知道是我的信寫得文理通暢、情感豐富，還是北上一趟立下了汗馬功勞，獲得她母親之推薦，或者兩者都是的原故，她對我之態度

也她是不是」：下一想地偷偷時有
奢種這為也的刻立「？了我上歡喜
天半愧羞法想的侈

和以前完全的不一樣了。

到底是那裏不一樣了我也說不上來。以前在路上碰到不過打個招呼已經了不起了，但現在每次碰到總會停下來聊上幾句，而且她只和我講話，對旁邊的其他同學卻也不過是點點頭罷了，這使我覺得更是與眾不同。好幾次在餐廳吃飯，她過來和我同桌，叫我受寵若驚。有二次她還當面稱許我的好處，害得我臉孔脹紅，全身已經皮包骨了更加輕了幾兩，晚上沒事我就常去找她，她也都挺爽快的應邀而出。我幾乎開始懷疑「隆中對策」是否已經執行成功了？有時候偷偷的想一下：「是不是她也喜歡上我了？」立刻的也為這種奢侈的想法羞愧半天。有時想著：我該更積極點嗎？我該開始追了嗎？該如何追？成功率又有多少？可是，我既不知怎麼下手追，也不知道追到後該怎麼辦，既無法想像成功之情景，也不敢去想失敗之慘狀，於是日子一天天的過了，這種令人心癢難熬的情況也就一直懸在那兒。

五月初我和鄭精心安排之瑞草行終於成行了，她衝著我的面子答應參加，唯一的條件是不和鄭同組。哈，分組名單操在我手中，就算她不說難道我會讓她羊入虎口嗎？可是這條條件實在是奇怪，我追問之下，隱隱約約的知道鄭和她離開交大有點關聯，好像吵了架後又寫了信惡言相向之類的。反正鄭這一次真的出局了，就算給他機會怕他也不好意思再次上場吧？！

三天賓主盡歡之瑞草行終於圓滿結束，唯一不圓滿的是我身為領隊經驗又不足，一直忙不過來分心照顧她。只好利用解散後，趕快拉著她一起買票坐車回新竹，多賺回一點和她相處之時間。

至今我一直感激南部的路況不佳，車上一直震動得厲害，我看著她又累又弱的身子東搖西晃的，好幾次倒在我身上。不知從那裏來的胆子，竟伸開手臂將她攙進臂彎裏，而她也並不稍拒，就著我的臂窩就睡著了。這時我就算再累，卻怎麼睡得著？動也不敢稍動，只怕驚醒了她。腦中昏昏沈沈的，一方面一直想確認她在我手臂中到底是怎麼樣的一種感覺，可是她送進來的信號太多太強了，而且都是以前未曾感受到的信號，根本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無法類比，無法言說，無法形容。只感到一陣震顫、一陣快美、一陣激動。另一方面，我只想將此情此境背下來，永遠永遠也不忘。正當我祈禱車子慢慢走，永遠不要停止之時，新竹已經到了。

她醒來離開我懷抱之時，我和她彼此都有一點不好意思，我也一直不敢再轉頭直視她。下車後才發覺手臂被她壓得血行不暢都發麻了，可是，連這種發麻的感覺也是好的。

接下來那一陣子的我是一片混亂，或者那車上幾個小時給我的感覺已足夠我體會消化許久，或者我覺得這該是靜下來仔細想想的時候，或者，我根本不知道該怎

麼辦。總之，好長的一段時間我沒有再去找她。然後，在期末考前，她和她的學長開始出雙入對的出現在K館。不久就有同學在計算機中心後面路燈照不到的地方不小心踩到了她們倆人。終於，大勢底定。

奇怪的是，當我聽到這消息竟無絲毫的激動，反而更能面對著她。在考後的舞會上和她不期而遇，共舞之時再次碰觸到她，四目相對，我卻讀不出她眼中的信息，一舞既罷，她迴避開我的眼光，輕輕的說：「總是有人有眼光的」，我張口欲言，終於還是沒說什麼。

以後，我們再也沒有面對面的在一起過了。大二時聽說她和學長吹了，不久又聽說她又交了個研究所的男友。大三時她好像胖了許多，頭髮也燙了起來，看起來年紀大了不少，脾氣似乎還在體重之上，和其他女同學之不和似乎越演越烈，畢業到現在有兩年了，聽說她前不久和一留美博士訂婚了，現在該是已經出國了吧？

至於我，我一直弄不清我對她到底是什麼感覺，她對我又是如何一回事。我一直沒了解過她，也一直未曾進入其內心深處過。我一直無法將她和聽到傳聞中的她相連在一起，反而在「松風谷」初見之刹那以及車中之時刻隨著時間越來越清晰的印入腦海，永遠難忘。

× × × × × ×

另，今年退伍後我就要訂婚啦，往事如塵，唯有生活才是真實的。